

寧河縣志卷之十三

紀載

寶坻縣記

畧參日下
舊聞節本

金鹽使司

劉晞顏

神都全有禹貢冀州之域星文箕尾之分虞舜時爲幽州夏商省幽併冀周初復爲幽州召公分土爲燕國秦始皇并天下制三十六郡以幽州土宇爲上谷郡歷漢魏下至隋唐以來或爲燕國或爲廣陽國或爲涿郡或爲范陽郡都國廢置更易不常唐末劉仁恭帥燕爲其子守光所囚據其地僭稱燕因置蘆臺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一

軍於海口鎮以備滄州後唐莊宗命其大將周德威破燕軍於平岡復收蘆臺軍同光中以趙德鈞鎮其地十餘年間興利除害人共賴之遂因蘆臺鹵地置鹽場又舟行運鹽東去京國一百八十里相其地高阜平濶因置榷鹽院謂之新倉以貯鹽復開渠運漕鹽貿於瀛莫間上下資其利遂致饒衍贍於一方清泰三年晉祖起於并汾以遼主有援立之勞因父事之以山前後燕薊等一十六州遺遼遂改燕京因置新倉鎮廣榷鹽以補用度爾後居民稍聚漸成井肆

遂於武清北鄙孫村度地之宜分武清灤縣三河之民置香河縣仍以新倉鎮隸焉皇朝奄有天下混一四海天德間建議令盡以遼宋故地合爲一家會寧興王之地朝廷在焉而尤近東偏凡在經畧之內地則遠近不一事則繁簡不同乃詔建都於燕京於時畿內重地新倉鎮頗爲稱首直以權院自趙德鈞躬始以來歷遼室迨及本朝二百年間綿綿不絕每歲所出利源源不竭以補國用故也主上中興撥亂反正思補正隆殘弊每以調度究懷以權鹽課利浩大

其司鹽者嘗以散官雖秩至幾於三品咸以流外當之廼命有司改權鹽院署置使司陞爲五品設副使之官儉從俸秩視諸刺郡以重其事於時居人市易井肆連絡闐闐雜沓翁伯濁質張李之家皆以世業底富加之河渠運漕通於海嶠篙師舟子鼓楫揚帆懋遷有無泛歷海岱青兗之間雖數百千里之遠徼便風亦不淡旬日而可至其捫瑇瑁嘴螭之徒若豫且網龜交甫解佩者比至有不耕獲不菑畚者其稻梁黍稷鬻魚鰕鮓不可勝食也而河渠左界灤水右

纏潞曲薊北名山無不委曲而貫通之雖斧斤不入山林而材木亦不可勝用也其富商大賈貨置叢繁既遷既引隱隱展展鱗萃鳥集鬻者兼贏求者不匱大率資魚鹽之利其人烟風物富庶與夫衣食之原其易如此而勢均州郡雖古名縣不是過也人情揆之不列縣治殆爲失稱大定十有一載辛卯冬至郊天後鑾輿東巡幸於是邦歷覽之餘顧謂侍臣此新倉鎮人烟繁庶可改爲縣第志之明年有司承命析香河東偏鄉間萬五千家爲縣以權鹽歲入國用方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之天下及至十一謂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之曰寶坻列爲上縣著於版籍是歲春季天官爲除令丞簿以典其事於時坊廓民居千有餘家自餘村間著爲四鄉東曰海濱南曰廣川西曰望都北曰渠陽其坊正里正胥史應兼從人數列同上縣粵有縣令振威將軍王禔來尹是邑縣丞忠武校尉李愿主簿儒林郎李拱昌縣尉昭信校尉孫告中叅豫連判以備其職先是新倉鎮權鹽處其西其東則水濟務有永鹽之號亦別更爲使司與權鹽對峙而角遂

規規然犬牙爲強弱每歲地官第其課績增損以殊殿最朝廷病其乖戾不一因校讐利害得以永鹽所入處之故迨三年癸巳遂省併永鹽於權爲一司歲入課利通計一百三十餘貫仍署爲寶坻鹽使司於時縣治尚百凡草創未有公廨縣僚乃相地之宜於渠水之南大覺招提之西卜爲縣廨招提之東縣丞主簿公署次之又於縣北郭郭之外卜尉廳焉其所經費仍具辭牒聞於地官皆請給之方營建間吏民鼓舞莫不子來人百其勤賈有餘力而樂爲之用不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四

一二年間令丞簿公廨皆以卽敘其廳舍廊廡高宏壯麗具有可觀自餘畿內諸廨無出其右者時里中豪右嘗欲礱石以刻其事迭來懇求爲文於予至於義不可辭非欲文其事以紀其實焉

勅建學宮碑記

邑令 沈 濬

事出於因可以無書出於創則不可不書書之見聖賢維世立教具於人心著於學校東西南朔莫不暨訖而依古以來作人之化至我

朝爲備極其隆也寧地面海負山左控雍奴右跨無終

潮河自薊趨海逶迤環繞中有爽塏一曲民繁廛聚
先爲梁城守禦所洎雍正九年間攝邑督事武進劉
公請於

朝析寶坻東南隅若干鄉改爲邑

命名曰寧河隸京兆聿稱左輔濬以十一年夏蒞此邦未
浹月而水爲田害禾稼不登今 宮保大司馬制府

銅山李公憫民之艱

奏請發 帑粟援被水諸邑寧與焉民旣安集慮恐未

周俾次年春以工代賑爰作學宮濬乃度廣袤奠基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五

址購良材運堅甃工則倍其備物則善其賈懼無以
承

德意用晨夕靡寧底績於成而後已廟在邑之坤位秩然
中隆者爲

大成殿其北爲

啟聖祠其傍爲 配享從祀諸廡門垣池橋之類舉而

崇深畢備繪藻輝煌廟之西爲明倫堂齋舍庖廩以
次咸列計爲楹六十有四其高廣構締之式則圖於
冊以上計府焉自是而奉籩豆有所諸生以時習禮

咸知矜式矣廟旣成都人士進而請曰昔魯作泮宮
春秋不書謂有國之常事耳茲役也旣粒我以生復
牖我以成非大司馬公其孰能奉揚

天子之休命非我侯又孰能闡大司馬公教以兼養容保
無疆之盛心哉此而不書奚以示後濬惟學以明倫
爲本尤以正心爲先心正則閉戶而修嚮往皆得古
聖賢之微意心不正雖日偃於廟徒習其文而於仁
義道德之實無當也况今日之士卽異日公卿大夫
志正則風俗因之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端必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六

本諸此寧爲畿內地沐浴教化近且深又值

聖天子以道出治表正萬方其太和之翔洽山海之精英
積而發於人當必特生賢哲輔翊文明使人心皆復
於三代之隆是惟

朝廷建邑立學之意使嗣守此土者庶幾拭目以觀成
焉是工經始於雍正十二年春越九月而落成計費
銀六千二百五十三兩有奇凡共事者例得述勞勩
以紀始終因從都人士請謹勒石於門左

重修學宮碑記

邑令

謝洪恩

歙縣人

洪惟我

國家尊儒重道文教誕敷海宇同風禮陶樂淑自畿輔以及郡縣所在設立膠庠百年於茲矣寧邑爲寶坻析縣自雍正十一年始建學宮以草創之初事由簡約而其時又以水溢害稼當事者方勞於濬築撫綏之務蓋教養之不能並舉也是以率土茨以爲垣甃礫以甃陞裁取成就而已洪恩以乾隆二十三年秋八月恭膺

簡命來宰是邦蒞任之始先展拜於孔子之堂見兩廡胥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七

就傾圯心竊感焉夫諸生之所得以時明倫而習禮者賴有學宮而宮之所以納諸生於彝倫禮教者亦必其地之可以集衣冠肅俎豆凡夫車服禮器所謂登其堂想見其爲人者將於是乎在而非可委諸草莽已也洪恩卽首捐俸金百兩進邑之紳士而告之以其故邑紳士蒸然慕義輸金者絡繹綜其成數度可資修葺之用矣乃請於各憲而更舉 宮保制府方公致慎斯役之意以復於諸紳士曰學宮之得以重整也誠賴此邦之賢士大夫相與以有成矣顧將

謂塗飾一時之計耶則且以其事諉之邑宰邑宰不能親理也必假之胥隸以任之則弊叢而工必不固夫事非創始之難踵而勿替之爲難非踵而勿替之難得其人而經理之爲難請與紳士約老成若某謹慎若某請司出納諳練若某敏達若某請司工估靜而才若某請司鳩督寬而鎮若某請司糾察旬爲之要月爲之會以其數報之邑宰邑宰於公餘時來簡核焉於其事之峻則以其數報之上憲如是庶學宮之成垂之可久而邑宰與賢士大夫亦一勞而永逸

矣紳士皆曰善乃擇吉日鳩工庀材掃除之塗蕪茨之牆之累以土者易以花甍陛之甃以礫者易以文石由

大成殿 崇聖祠至兩廡兩門名宦鄉賢橋門泮水煥然一新又於櫺星門東西增建忠義節孝祠二別立碑以紀之更建義路禮門兩坊以肅出入落成乃率紳士釋菜焉因揖廣文而語之曰夫廟貌之修也典禮之舉也是有司之責也若夫士習之醇也文教之明也是師儒之任矣期共勉之哉於是爲文以記而

并書先後捐資襄事諸紳士姓名於碑之陰以傳諸後云

重修 文廟記

教諭 魏 泰 天津舉人

從來風俗之成厥由教化人文之萃端重巖宮寧邑舊爲梁城士籍隸於寶坻自分縣後始建學於邑南城夾於左河拱於前離光耀采大啟文明水勢廻瀾鍾毓靈秀以故科第蟬聯風雲際會雖荒村海曲莫不蒸蒸蔚起焉學宮之有造於寧也大矣哉但歷年經久不無風雨之漂廟貌依然難免丹塗之減櫺門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九

庶瓦半改昔觀每值祀丁之期瞻拜者咸惋惜焉 泰職在司鐸責難旁貸因請邑公併集紳士捐俸出資計日鳩工頽敝者引之整齊剝落者加以黝堊殿廡輝煌門堂壯麗而且前基逼窄河近宮牆挑土平鋪引至數丈非僅昭地圖之廣濶更可疏氣脉之悠長自茲文運宏開才雋倍勵科名絡繹繼繼承承斯舉之右文興化豈淺鮮歟爰索筆誌之

建忠義節孝祠碑記

謝洪恩 見前

忠義節孝者天地之正氣而生民之懿德也載在祀

典凡以厲風俗美教化治術之隆由此尚焉初寧邑於此兩祠缺而未建洪恩來宰是邑心竊異之意者邑小而無以奇行著者耶抑析邑未久而經制有不及耶聽政之暇爰取案牘而稽之寧邑未分之先其奇行炳著足爲一邑矜式者無論矣自寶坻析治而後垂三十餘年值今

聖天子嘉與斯民獎勵善類 宮保制府方公表揚潛德殷殷如不及焉而寧邑一隅有美弗彰典禮未修是邑宰之所不得辭其責者矣乃於重修學宮之日卽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十

於櫺星門之東西建二祠修歲祀焉於其落成也爰爲之記

學宮善後碑記

謝洪恩

見前

重建寧邑學宮工旣竣司事諸縉紳會計之經費材木磚瓦黝堊之類若干工匠餼食畚具之類若干尚餘原捐白銀一百五十兩因執冊而納之於公廨之中曰事畢矣謹報命予嘉縉紳之克慎斯役而復慮善後之不易也旣獎譽之復諄勉之曰向不云乎事非創始之難而踵而勿替之爲難

重建學宮碑中語

夫以今

視昔則昔之初建爲創以後視今則今之重建者又爲創矣不有以立其章程定其條目則旋建者亦旋頽耳然則可不爲善後之計乎夫善後無他在乎贍修治之源使之不窮謹出納之流使之有節而已繼自今三年之內無勞繕葺以所餘之數存邑之各紳權子母而累生焉月什二爲率三年當得二百八十兩有奇又度支年修學宮銀每年十兩亦累計其子三年得四十兩有奇總其數得三百兩有奇至癸未年冬卽得生子七十兩有奇矣以給歲修之費約計

尚可贏什之四五以所贏者仍存各紳而銖積之循環掌之歲終則核歲修之用及所餘而具書之於冊以復於縣官司無所那移胥徒無所侵蝕如是則其源不窮其流有節垂之久遠無難已抑不特此也由是增高而繼長之將使肄業益其居藏書益其所膏火益其資飲射益其儀恒產闢焉義塾興焉洪恩不敏將爲爾縉紳翹足俟之夫亦教養之道所爲相通者也而豈唯是廟貌常新爲崇飾觀瞻之具已哉縉紳皆曰善請嘗試之乃綴數語紀其實以勒諸石用

爲他日之驗云時則乾隆己卯冬十有二月也

新修梁城所城隍廟記

明武狀元 陳 燮
副總兵

祀城隍於闔都固以崇報亦惟是四郊內外大而刀
兵災沴小而祈禳誓戒所以聳耳目一衆志而壯形
勝者也梁城故有廟歲久傾圯鞠爲蕪蕪居民就北
郭隙地繪像奉香火梁城控制上游天子簡裨將視
師不佞實被命往欲謁神而無所召百姓詢之百姓
指北郭謂余彼區區者夫非神之所棲托者乎至則
斗廟蕭蕭僅容旋馬而苔生榻塵生案余低徊瞻睹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十一

不忍去云夫梁城左弼神京稱十二雄關神所居僅
僅止此何以聳觀而合志也集居民相與謀新神廟
父老曰東隅故廟址也就視之軒敞盤旋頗得地利
喜曰此真足以棲神矣擇日鳩工捐俸經始里人張
廣文造余曰鄙生少長海壖惟是城之有廟土人責
也責在鄙生不敢煩里旅敢煩明公遂出囊中貲召
工師庀木石爲寢殿三間楹翼以兩廡廡而前爲儀
門又前爲大門正殿巋然中處合齋房共三十間楹
山門前圍牆數十丈周垣繚遶廣袤可五十八步香

火高阜地一頃槐榆柳樹共二百顆丹堊晦曖黝糾
瓘錯遠之若摛霞而近之若承霓居民入是廟也煥
然一新其耳目瞻望聖像而肅然以虔恭易其獷悍
思若何爲人臣若何爲人子若何爲人弟若何爲端
人爲義士鄉黨間旅同心一志病死相恤貧乏相周
出入守望相助春田有祈物成有賽平居成禮義之
俗遇難爲知方之民十二重關若增而峻庶不虛張
君重躬意而不佞心斯愜耳不者徒取報賽已耳北
郭之廟固在也亦奚取於觀美而鼎新之爲先是工
甫動而不佞有漆水之行今復奉簡書協鎮津上津
上去梁城一衣帶水喜神廟之落成嘉張君之美意
且媿不能多助因勒一言告居人毋令此廟爲虛設
也張君諱時儒號文齋爲里中巨擘云

渠梁書院記

邑令 關廷牧

國家立學興校以鼓勵多士故自邦畿達于郡邑非
徒育之以膠庠也又必廣立書院而萃處之士旣得
其講貫之所故能爭自濯磨以稱上意自宋迄今凡
所以宏儲才之道而收得人之效者胥由乎此也寧

河距

神京二百餘里爲

天子甸服自

憲皇帝分建以來于今垂五十年則書院固所宜亟講也乃前之人多因陋就簡視爲泛常而罔加之意將所謂藏修游息之道竟置之弗論弗議乎况今

天子方以七旬萬壽特開春秋兩闈廣籲俊之恩敷作人之化惠至渥也吾寧爲畿輔望邑科名鼎盛士多

能文章重儒素苟萃其秀良以講明乎先王之道仿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十四

鵝湖鹿洞之規而訓迪之安見人文蔚起不較前而增美哉邑之東有文昌祠前臨方塘後瞰潮河文閣矗立于祠之左方厥位爲巽兆文明之象焉爰與都人士謀卽祠之後序離而二之更築東西廂爲講堂爲齋舍祠之旁別啟一門以達往來名曰渠梁書院延碩儒而爲之師諸生以時講習于其中月有課季有考拔其尤者而獎進之規模蓋粗備矣雖然吾于是更有厚望焉夫有其舉之莫敢廢者人爲之也予令于茲五年矣經營規創今始得與都人士共觀厥

成而是歲之游于泮與舉于鄉者適于書院稱最豈
非一時勝事哉然日久則恐視爲泛常而因陋就簡
之見復起因循苟且漸卽荒廢未可知也尚其志此
而勿失乎繼自今登堂肄業之士應思

聖天子久道化成之治互相切劘經明行修以仰承

壽考作人之意于勿替歟而贊襄斯舉者例得並書也并
勒其姓字于碑陰

重修蘆臺文昌閣碑記

吳肇元 見前

史記載文昌宮在斗魁分有上將次將貴相司祿司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五

命六星是爲萬世文字祖故祀之者自邦國達於鄉
黨所稱 文昌帝君實以隆所自也余自病退累歲

遊三輔壬辰春有事於寧邑之蘆臺鎮其地襟河帶

海密邇 京轂亦畿東一大通會年來搜訪他邑志

知後唐同光間卽有此鎮至今閱千載矣暇嘗行眺

循河東邁見鬱然孤臺屹乎平莽上有高閣俯臨西

灑諦觀楹榜則 帝君之是祠于是攝衣而登瞻拜

之次見其椽題蘇積崇觀未整慨然思有以新之遂

訪諸鄉之賢士大夫作修葺計而庠生董君元浩貢

生劉君立誠亦夙有斯願僉謀若一乃召工師度形勢擴前規而廣之並建一亭於庭之左爲歲時登覽資議定卽於戊戌九月鳩工屆十月某日竣事高墉旣鞏修亭翼如廟貌改觀衡宇增勝諸公咸謂余首厥事不可無言以紀然此邦文物甲于畿輔貞珉大手何藉老夫然辭而弗獲用敢書其顛末於碣兼爲迎神送神之辭以歌神功而貽來者且著崇祀之所自云

迎神辭曰仰察三才俯惟萬彙惟文爲極彝常所始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共

德協 帝車維神之址良月嘉日集我髦士列俎旣潔流黃載旨維神下鑒雲旄戾止

送神辭曰粵稽周雅孝友維神象應奎璧靈著峩岷天爵是荷休聲上聞眇茲下土敢肆明禋願言則倣前軌式循仰惟肸蠁神庥永臻

重修蘆臺興寶聖母廟記

元平州路
廉訪使

趙 鑄

漁陽東南三百里有蘆臺焉面海背山左踞曠野右跨大河地僻而卑民勤而野男薪女汲聚土而煮之成甍而後已舟車水陸運之於民令貴富賤貧旄倪

大小均食之日獲萬緡以輸公府向者大安末河朔不逞之徒嘯聚山谷後天下革新人獲小康歲次庚寅國朝設十路徵收所選通古今練錢穀明儒術嫻吏事者以補之前學士陳公秀玉爲舉首充燕路長前太學正趙德輝副之明年辟鑄行提領關防鹽使司事于是集場中遺民五七人俾誅茅剪棘拾瓦礫平陷穿屋而居之一日沿水而西見有廟巍然榜曰神母詢諸由來僉曰不知獨一老能道之昔五代時南北各據限以疆界幽燕之地鹽絕者歲餘百姓病

之忽有姥語人曰此地可煮土成鹽遂教以煮之之法不數日俄失所在居人神之聖母之號實自此始由是公私饒足祈祠下者皆如所請鑄因禱之黎明有告者曰臺南十里皎白如春雪者十數頃其厚寸餘迫而視之則鹽也盡驅土人挾箕筥收之力未竟復化而爲水乃作瑞鹽歌以頌之學士陳公亦留詩廟壁後二載粘合公來長鹽政謁聖母祠仆者起之闕者補之顛者扶之壞者成之天龍置之于左雷師風伯安之於右廟貌一新焉屬鑄書之刻於石丁未

年二月望日也

興寶聖母廟記

元翰林院直學士 高鳴

至元二年大中大夫禮部侍郎倪德政為中都轉運使提領稅使司答木丁同知使事寶坻縣鹽使曹巖臣副之三人共政動無遺慮而又諮議石慶詳經歷王榮諸椽使交修叅贊盡祛宿弊人誦其德不輟侯聞之曰方今朝廷清明法度修舉吾屬第行之惟謹何德之有若考其所自神之錫汝不既大矣乎今聖母遺廟雖存風日隕圯苟能完覆其庶幾矣闔場者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六

舊聞其言庀徒葺事不踰歲殿堂門廡煥然一新歲在戊辰副使崔鶚鹽判張仲智李士珍李昭管勾李伯俊劉甫等謀刻石以識本末介詳議張君孝純來請予惟世之人有片能銖效輒自負惟恐人之不我與今侯裕裕之能理財之效著人耳目顧乃温恭恪遜與人言則歸美朝廷歸德于神之所自可謂賢也矣

復修興寶神祠記

明青州分司同知 陳九功

國家長蘆運司設分司二南曰滄州運同領之北曰

青州運判領之滄州分司所轄九場距使司六百餘里而近青州分司所轄十一場起嚴鎮遵海而東直抵山海關距使司千里而遠乃卜越支爲適中之地建公署控馭顧其地僻且險出大沽渡海口涉圍淀水泊前此司官罕有至者政弛而民益以偷作奸軌法無所忌憚今上在宥二十有一載倭虜竊發軍興多事御史姚公條議謂青州分司宜更以運同歲一巡行駐劄以釐弊而興利議入上可之著爲令時余方副運閩中滿考而遷是職蒞任甫逾月乃裹糧東

行遵制也第序逼冱寒由非孔道食宿無所抵舍間關至越支衙門先爲遊擊占據貯火器幾至圯廢居旬日不可留矣明年三月復至蘆臺偶見場西隙地數武欲闢爲行寓便棲止詢之場官則曰此鹽公廟基也余訝其名摩碑而讀之乃元平州路廉訪使趙公鑄所爲記則知神爲聖母非鹽公也聖母始五代時教民煮法俄而化去邦人神之而祠所由肇迄元大德間趙公復加修葺臺南一日瑞鹽如雪若然則事神報本固圖治者所宜先也因僦居民廬而以修

復神祠是務募僧題簿捐俸首倡語在緣簿中商人高廉仙階輩翕然好義共成厥美且又以民廬齷齪褻官體于是衆議捐資建公館焉中爲堂四楹前爲大門爲儀門後爲臥室胥吏有居厨廁有所翼如煥如視越支分司猶唇齒然此非余意也余謂神不可以無依而彼則謂官不可以無舍無亦此心之相感有同然者乎工旣訖爲文以祭于祠是日也雨水驟注鹽浸沒備衆相率而歸次日霽池水皆凝爲鹽余艤舟將發商輩送之河汧奔告余曰適有異事往時

雨後則無鹽而今之鹽不知何來但各傭已散欲倍其值募市人斂之而不能遠送矣此又比曩者瑞鹽亦畧相似得非神赫厥靈有感而必應者乎余懼始事甚難廢之甚易向非廉訪趙公之記則神祠故基已沒而無考余今修復之故特述其顛末以俟無窮云

重修北大寺碑記

張恕 邑人

北大寺其來久矣永樂年千戶朱公昇捨地庀材營建正德甲戌致仕指揮于公璽等見其損壞遂修補

之又有于圯等增建金剛殿并塑像四爲之前者俱已彰彰勒諸石矣乃閱幾何時而茲石則僵仆斷落於荒煙蔓草中且廟之樑木其蠹瓦甃其溜矣至我朝康熙五十四年邑人杜公恭琦談公有序協力修理殿後禪室而杜公履怡亦專修西邊禪房五間是則爲之後者未始不有善可傳也顧自始建以來上下三百餘歲雖屢經重葺而日久變遷殿後禪室五間漸毀於河患已拆而移爲劉猛將軍殿矣凡廟中棖題之朽折垣墉之傾圯磚甃之破缺赤白之浸漉黢

黢誰其過而問之幸談公有序於乾隆十年不憚糜費復次第修理以還其舊是又今之一大觀也恕等念昔人之功爰是復起殘碑安置故地建亭覆之而於後來修葺諸公亦欲鐫石以並垂不朽奈限於力而未能也茲謹述數語以誌俾後之人讀其文覽其遺跡因以想見其爲人是又恕等之志也夫

重修蘆臺寶塔寺記

董桂林 邑人

蘆臺寧邑一大都會也後唐同光間卽爲重鎮今按其地脉自巽方至寶塔寺與文昌閣會氣之所鍾厚

矣閣另有記惟寺之建已不可考故老謂劉守光宿
兵之所後改爲之者也殿前一鐵鑪高丈許重簷鈴
鐸若寶塔然上鑄有天啟七年之文蓋卽重建時云
其殿之側有碑漫滅不可識碑陰僅存欽依御用監
東界七字抑亦重建之先所流傳歟余生也晚恨不
能溯其所自而重建之後又復頽廢每一過此輒低
徊憑弔不能去乾隆三十八年住持僧來悅就家君
謀所以新之者家君謂是一鎮之觀瞻實關地利遂
身任之而力不能逮因與諸鄉先生籌畫多方鳩工
荒度未幾琳宮整飾寶相莊嚴而景象頓改舊觀矣
閱數載人文蔚起視昔有加所謂地靈人傑信不誣
也然歲序流易興廢無常後之人踵而葺之庶無隳
前勞哉是爲記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新開運河記

節本

明大學士

李

賢 鄧人

洪爲我朝奠安海宇康濟蒼生而防邊一事尤加周
密其東北一帶控弦之士無慮十數萬人而糧餉之
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
餘艘直抵薊州爲倉而貯之以便支用往時由直沽

循海道備歷艱險不免疎虞蓋近海多風船至海濱不敢遽行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一過或至中流忽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覆溺之患歲損船不下數十而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元一新政令天下臣民莫不忻忭鼓舞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君深慮此患詢及父老熟於地里者云海濱有二沽一名水套一名新開沽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以避海難於是具陳其事上命鎮守總兵都督僉事宗勝董其事勝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尋嬰恙復命右叅將都指揮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迺同心協謀相度高下起薊州諸衛寶坻等處軍夫萬人撫恤獎勵罔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於是歲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功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者遂建天妃宮於新河之左僉謂斯舉便國家之漕運通商旅之貨殖公私之利實非小補迺立石於旁走書京師乞予言以紀其事予嘗考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

遠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於今不泯諸君是舉端有合於前人之所見矣安得而不書獨是興利難保利尤難後之君子苟慕義者視此刻文庶幾興起繼修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是又廣推立碑之餘意以爲來者勸云

工部地修隄記

節本

大學士

杜立德

余邑東南海濱有工部地者上供蓆葦歲取於茲地最窪羣水滙焉向設隄以障之綿亘數十里糾衆力歲有修邑侯歲厥事列堰如蛭備旱潦可恃無大禱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二十六

自癸巳水汎歲比不登余嘗謂鄉人曰設隄所以衛田有隄不修與不種同隄修不善與無田同之地也室家寄於斯一切取給爲終歲計乃數年來東作方興荷鋤望洋卽間有播種溽暑汎發滌瀆爲墟年復一年人宜競奮必成此而後別營鄉之人曰唯唯無何甫議鳩工捐資默默殷實者謾以時數是聽緩急弗前鄉曲孱瘠縱有二三人士具精衛填海苦心究竟於邑自廢卽賢令宰起而問之曰因循如是將衆志之弗齊耶抑逐工按畝或半有匿情未均者耶子

任幾何此爾鄉切身事也鄉之人亦莫不曰唯唯而已喜事有人輸公莫力終以道傍舍視之爲之奈何先大人在日目擊橫溢况曾示余曰邑無長物工部地窪而腴數百家恃茲一綫予有懷焉爾他日其終葺乎知爾力勿若然關情實切等於隔膜弗忍也此余惓惓在心者今春簿書煩劇忽夜夢先大人華裾愉顏以扇指阡畝間河流灣曲宛然覺則以爲雨露方濡縈思殷薦也未浹旬而鄉之人至者且言河壩所狀恍與夢中老父所眎相髣髴憬然憶之因勉輸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五

麥糧數百斛銀幾三百兩再鼓親友嚮義者協力以助維時邑侯蕭公諱蕙三尹萬公士奇咸鳩庀是力可保數年無潰嗟嗟天下事何嘗不以人力是先况桑梓之地之最切者乎吾鄉人自今倘思患預防無俾潰決則自濟濟人豈有旣哉余又不敢不深望之曰唯唯是爲記

修寧河縣北門橋東窩渡記

邑令

洪肇楨

儀徵人

環寧皆水也其先爲梁城所治隸寶坻雍正九年改爲縣邑無城郭惟西有橋藉以通陸己未季冬余署

寶篆因公至寧取道橋上竊怪其迂迴蜿蜒而故爲周折也詢之寧民則曰此南橋也曩仍有北橋則通寶坻豐潤玉田薊州遵化三河通州直抵京城東北則通灤州永平爲寧孔道又由橋東去四里許爲東窩莊有古渡東則通豐潤灤州昌黎樂亭西則通天津河間等處爲寧要津惜也舟梁圯壞人吝病涉者不計年矣而此橋僅存故多周折耳予聞而誌焉夫邑之有橋梁道路所以惠懷商旅阜通貨賄也商旅不至則民財乏民財乏則邑無起色而難與爲善伊誰之責歟將昔之宰寶者以鞭長而不及繼之宰寧者又以新設爲不遑計歟抑其間或有意興舉而又慮獨力之難成而民莫吾與歟不然何任其廢墜而若有待也未幾予奉

命調署茲土於庚申八月蒞任公餘周覽則果見北橋古

渡舊址宛然噫嘻是又誰之責耶將猶諉於鞭長之莫及而藉口於新設之不遑耶抑未用吾力而先慮獨力之難成未謀吾民而卽億吾民之莫與耶不然興廢舉墜吾責也而猶可待耶爰捐薄俸爲士民先

於是邑之紳衿士庶及寄籍商賈并寶邑聞風者果
皆踴躍鼓舞協力捐資辛酉仲春遂採葦庀材鳩工
度匠迨三月而兩工告成當其將成而予適又奉

命仍調寶邑矣夫古者功成則誌不忘創造之艱也今橋
與渡皆前人所創予因而修之爾抑有何功獨念遠
近父老子弟一唱百和懽然共襄盛舉俾多年廢墜
並振一時樂義之盛爲不可沒更可異者予軫念于
署寶以後今竟訖工于調寶以前八月于斯謝茲二
責豈橋渡有待于予之修而予特來抑予有待于橋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七

渡之成而予始去也數耶非耶夫宇宙興廢何常興
而必廢者存乎時廢而復興者存乎人倘後之視今
無異于今之視昔則今之待後更切于昔之待今嗣
而理之母俾廢墜將利濟者與川流同其不息矣因
勒于石告後來繼今者

修潘莊石橋記

邑令

屠祖賚

孝感人

梁城西偏故平行也河何昉北漕滙衆流苦霖雍正
間 怡賢親王奏得

旨於是瀾於是泥濘也置橋何東西人行過是都者漲利

附洿則泥也橋奚制募匠於津伐石於薊濶十有一尺長八其數而兩之面平如削十七其孔也孰經始前尹鍾請於上報可歲洿飢不承權輿也茲之役誰與董者浮圖無瑕首之劉公臣劉秀儒趙明吾劉開之李顯儒踵之四周人士交翊之葺工程材經理當者孝廉楊鈔邑弟子員李長祚諸人也糜金錢百八十八萬有奇以乾隆十七年十二月丁酉工興旣明年四月丙午也周禮司險達阻石漆成備誌巔末令職也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重修西隄頭金鐘石橋記

寧西南九十里許曰西隄頭者界與津毗蓋車馬衢也先是總河 太保高 少保劉因三次水利案內相其處設橋飭前津尹張寧尹葉董厥成事在乾隆十一年嗣連蹇沉澹塌淀流漲橋竟圯適余有南倉隄工之役過其地父老張奉祿馬俊張傑李守基張奉相李大才陳九鵬等環馬首請曰昔諸葛武侯治蜀道路橋梁靡不舉君子躋之近奉

恩旨詔天下橋梁應修者地方官勘實動帑興修茲橋之

廢公得毋惻然乎因持募贖上命用是移商津侯懷
謀所以復之者兩邑紳士義民胥踴躍共輸白鏹五
百六十餘兩伐石鳩工規制較闢且益固不數月工
竣成之日問記於余爰識其畧云

蘆臺跨河跳板碑記

邑令 謝洪恩 見前

古者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凡以便行旅使民不病涉
也詩稱造舟爲梁杜預以爲卽河橋廣雅亦以造舟
爲浮梁蓋河之廣者不能爲橋則爲梁以濟橋之窮
而北方地寒河水所謂浮梁又有時而窮者矣寧邑
蘆臺爲薊之運河所經水濶數十丈設舟以渡至冬
月則行人率由水上渡地屬通津人車駢集河長水
滑時有顛仆之苦洪恩奉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命來宰此土於去年冬月周視其地馬之蹙者日三四車
之覆者日一二焉心甚憫之因思造舟爲梁繁重不
可以行而索板以載較爲便宜時蘆臺巡檢葛君來
謁因與熟計之洪恩卽捐橐中俸令葛君董其事周
河面量之自南岸至北岸廣四十五丈六尺乃構巨
材準而爲跳板者三十二釘以鐵環絡以麻絳綿亘

河面若浮梁然閱三日而成車馬之馳若康莊行旅之趨若衢路矣今年春月水泮葛君請撤板而用舟因語之曰是既有成效矣勿可忽也子其計每一板之長短厚薄廣狹而誌之計板若干鐵環若干麻絳若干悉載之爲兩冊一存邑中一與板俱貯蘆臺巡檢所每歲孟冬施之仲春撤之有朽蠹則以聞於縣而註之冊隨時繕補板索之費約需白金十兩於公項支用遇大修之年則酌歲修所餘爲之有不足則邑宰捐資任之不勞民力不費民財公私不得假用恐轉輾廢置漸以妨民也夫乘輿濟人非爲政之體而水涸成梁固民事之要也將以通其窮於橋梁之外而廣其利於車馬之間所望後之來是邦者採愚者之一得有基勿壞踵而成之則於政體亦不無小補云

允毅橋碑記

劉澹 邑廩生

營城東口木橋歲久朽圯往來者漸有褻裳之病里人咸告於邵公承富公曰吾思辦此久矣然此橋當水之衝潮汐晝夜出沒激盪易壞非更築高隄易之

以石未能以持久也必得明於地理者審視形勢始可集事於是延堪輿共謀南去故址二百餘步而建石橋於其所經始乾隆三十年之仲春而竣事於夏方鳩工時公慮其爲之未固而數十年後或傾折頽敗也日親至工作之地慰勞勸勉困甚乃去旋卽復來如此者四閱月絕不言其勞瘁時公蓋年已九十三矣旣成里人重其義求刻石以誌之而囑予爲文并名其橋予曰事之宜爲者人多袖手而不肯爲或爲之矣亦祇出其餘財而未嘗竭己之力以爲之公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耄年而勤勵若是可謂一介之士能存心於濟物老而毅然不回者矣請名橋曰允毅以著公之篤志焉

重修西城樓外橋梁碑記

舉人

方

澄

寶坻人

稽古帝王開設疆場則必築城以衛之鑿池以周之復架橋跨塹原爲一方之保障備守禦通往來也寧邑舊爲梁城所自分隸寶坻以來向無城郭緣四面環繞河渠難以修建故前憲等未及

奏請惟是僅有柵欄且傾且圯向存橋梁而日久朽壞乾隆癸未冬邑侯任公恭膺

簡命下車伊始因念茲邑本屬彈丸窮荒已極而顧此橋梁又復廢而不治則地方概難寧謐車輛艱於險行將月令所稱完要塞謹關梁者果何謂哉是亦有官守者之責也爲此仰屋自籌不惜解橐捐俸置木石構工匠命督修遂募士民興事任力值甲戌前四月庚寅工興至五月庚寅凡柵之四易土爲軌橋之四更小爲大匝兩月次第工成計費五百餘金夫設險可以守國成梁修道亦王政之一事也矧邑無城郭恃此環衛尤爲慎固封守之要哉此皆賢侯嘉惠元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元之至意也語云業不忘於圖始爰勒碑以紀之

建修義渡橋梁道路碑記

吳肇元 見前

寧邑昔爲梁城所隸寶坻雍正九年始分縣爲寧河其時田廬皆草創歷來因之未暇闢治也今

上御極之三十有四年滇南黃公來知寧邑甫下車卽毅然有振興意顧次年卽告水患三載無寧歲侯憫然傷之賑恤不遺力而民獲以安去秋遂大有年家給人足侯乃慨然曰惟寧新治邑若橋梁若道路悉未修治今幸承歲豐比戶慶盈寧矣其乘此以葺治乎

於是捐俸爲倡民翕然從之乃屬紳士等董其事而親爲之周覽指示量時庀材百工咸奮如東窩北窩兩渡昔苦徒涉今爲巨舟矣昔爲板橋者今易石梁矣南沽昔淤陷今立橋以通行旅矣至頽宮爲邑中人文所係向殊湫隘茲則於前拓基爲案然後山川扶輿之氣乃益有所鍾毓焉他若道路之窪下者坦平之渡口之薄蝕者培補之大都吾民之所欲爲者不二稔中纖悉畢舉蓋侯之惠澤及人其隨事溥利者如此僉謂是不可不立石以紀德政因綴其事以

誌弗諉焉

永濟橋記

劉灼 邑人

漢沽村東口舊有板橋屢修屢缺旋至朽壞行人車馬過此者惴惴焉懼有失墜於是羣謀易之以石而崔翁鶴庚馮翁時亨蕭翁國扶鼓舞其事余亦贊議於旁諸親友之有力者無不樂捐貲以助於乾隆三十五年孟春鳩工創始至夏初而落成其梁高一丈五尺濶如之長則四丈有半制取完固久遠而已無繁飾也構造之日余以事他往崔翁驟得病未起而

蕭翁又以務冗未暇兼理此三月中督視匠工築籬舍日兩餐皆饋食蚤作暮歸不辭况瘁者實惟馮翁一人是任橋旣成衆不敢忘其勞也爰命余爲記而名是橋曰永濟云

重修東渡碑記

劉潛 邑人

環寧皆河也其西河稍窄舊有橋梁南北東三面水深而廣均以舟渡而東北兩渡尤爲邑來往要津但浪擊冰澌率四五年一重造否則鮮不有風波患焉邑侯徐公自下車以來軫念民艱興利替弊而於津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梁塗道諸政尤悉心按理甲申歲夏偶見東渡破壞臨淵者胥銜戰惕心獨憫焉廼捐俸金以爲士民倡於是邑中人咸鼓舞樂効至次年春融舟楫告竣而北渡亦以次修補邑人喜涉川之利感侯之德澤也爰鐫諸石以誌不朽

西城樓記

廉芳 邑人

寧邑爲梁城故址三面距河其西一面可通往來建樓於茲爲一方之門戶也明季流寇壓境居民懼不免謹闔扉匿避相視駭愕計無所措旣而賊至城下

輒驚竄如有所追逐狀移時劍槩聲寂然開戶覘之
賊已杳無踪跡矣時倉皇中有遙見樓上光怪奪目
久之乃沒事定衆驚爲神登樓禮拜仰瞻 關帝掀
髯端坐從者執刀侍立皆凜凜有生氣乃知盜之遠
遁以去者果神之力也梁城人戶賴神生全而斯樓
實爲神所降格之地凡後之生茲土者過斯樓念祖
若宗得以無恙而今日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者可忘
夫所自哉余故以聞諸父老者而敬誌之

海燒記

柯一騰錢塘人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乾隆壬戌之冬余驅車寶坻縣時場功畢登民恬婦
熙余曰樂哉茲人其人曰亦苦海燒耳余惑焉願畢
其說曰吾邑東南逼海茲海之下龍宮在焉醜族不
戒時焚其廬其燒也以辰戌丑未之年春夏之月滴
火潛發洪波沸揚焦燎灼楹浮溢海面則百里內外
人家牆垣門廡器物皆蒸然不可嚮邇矣竟無寧宇
將鼎其新伐木丁丁徧滿山谷幽靈幻化匪可測識
秋潦霪霖百泉暴漲則羣譟曰龍發木矣凡入海之
木皆豎而行夜視其杪有光幽然如燈其不爲龍取

者則依流漂蕩不入於海是歲以潦民則苦矣余聞而惑滋甚旣而館於王司馬舜輔家王君家寶坻幾四百年其爲人喜文章藏書萬餘卷攷究極博余以是質之曰事誠有然然言不雅馴志乘無稽焉惟杜光庭錄異記載海龍王宅在薊州東吾邑固薊治也余曰然然則水中有火亦可類舉按集異記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水中又有火劉勰新論載蕭邱寒燄蕭邱者在海中有自生火春起秋滅著木不焚其能焚木者則九國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志所載之楊林江水博物志所載之蜀都火井蓬溪縣志所記之火泉海燒者亦此類也夫龍爲靈物豈不能自庇其宇旣卽於危亦思所變計東海廣袤半於天地浩瀚無垠之中何地不可長子孫者而溷溷於此至漂禾殺稼困我民人抑又甚焉此豈所稱靈物哉蓋荒忽幻誕之事存而不論此志乘之所以無稽者也夫寶邑地窪衆流所聚又洵河旣湮羣沽間塞蓄洩無方旱則焦壤潦則巨浸不在苦海燒也今國家沛浩蕩之澤興舉水利地方良有司方廣諏博諮

以襄巨績大利旣興故患畢去此邦之人其永無苦矣王君曰善是可以記吾將登之貞珉以規治本

鐵神記

崔正音 邑人

寧之瀕海處有鐵像體制儼如王者傳爲浮海而來土人神之妥以數椽奉以香火前摧使徐公亦傳以金初不知其卽爲鐵之神也亦不知其別有神而以鐵像之也噫嘻古來之不可知者多矣而况鐵神乎哉昔管子伐孤竹繳山海以富齊其鐵制杳不可考迄漢武復秦塞大農鹽鐵丞議縣置小鐵官鑄器給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民以充邊費夫欲籠天下之利於鹽鐵斯鑄爲像以神之亦事之未可知者而土人則以爲自海浮來也何居慨自歷代之紛更也視邊海爲利藪怒則奮爭和復割送其人民逃竄走死子孫且不知祖宗之居址而又安知乎重而難遷之鐵神創留於何氏哉或曰鐵鑄爲像而人神之非鐵果有神也余曰不然凡物之適用於人而利及後世者則其功皆可祀况鐵之山靈盤結取精用宏自軍國農鹽器具以及委瑣屑鏃之屬靡不取資焉則其利大且久矣且利之出

於山者統於山出於水者統於水山川之神固與社稷並崇祀典矣而顧曰鐵神非神乎哉或曰惟神則靈靈則顯鐵利農鹽諸用而獲利者第稱其所獲以報之而鐵不居功則卽謂爲不神也亦宜噫嘻神也非厲也使鐵而爲厲而或剛化爲柔堅易爲脆利變爲鈍戾造物之仁奸上帝之命以厲農鹽者厲天下則且不可以爲鐵而何以爲神神也者固順物之性以美利利天下無在而無不在者也固冥冥漠漠亘古如一利民用而不自知其利者也夫非鐵之爲神也吾得而記之曰不可知之謂神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銀魚說

明邑令

胡與之
餘姚人

浙之富春山生茶茶味不下六安陽羨富春江生魚魚味比龍江似勝記所謂四海九州之美味也國朝每歲之春採以進貢正德間必內臣採取居民不安浙之府縣並望風萎靡矣獨臬僉韓公邦奇奮然憤焉欲奏除此害乃作歌曰富陽之魚富陽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聞諸朝其時武廟以爲訕上欲

中以奇禍後幸而獲免亦自分永棄矣及嘉靖初朝廷聞忠直起官位至卿孤天下咸賀聖天子之能起廢旌忠公之直道不容於前而克伸於後也士君子各抱正氣以行愷悌愛民之德而公之令名亦無窮矣余爲寶坻凡六月余視寶坻銀魚實有類於富春之茶魚而居民之不安殆有甚焉者矣余弗能爲韓公之所爲要亦服韓公之義也於是乎書

杜太傅詩選序

編修 劉正宗

北海人

昔人以立言爲不朽事今杜子方珥筆梧掖爲當世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三

建白崇闕光簡冊其眇韻語固不啻雕蟲耳然常觀之於風矣當其蕩乎無垠鼓吹萬有刁調滿天地頓令絲磬匿音革金失響然方其起於蘋末拂於几席則雖一葉之鳴一塵之動皆足感陰陽而領涼燠是風之體有微彰不同而其爲大塊噫氣則一也乃風人之旨奚獨不然且所謂小道壯夫不爲者第流連光景如池草燕泥之章而三百篇中雅頌並陳薦之朝廟至於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所謳吟并能羽翼世教陶淑性情是豈但賢於博奕者之爲乎余於杜

子建白時卽知其能詩頃以干役浙闡方舟南下益
得商訂具酬答見其時而誼重嚶鳴則停雲諸什不
足喻其篤摯也時而憂深民事則絲穀諸謠不足寫
其懇惻也時而登臨嘯咏攬物興思發抒懷抱則楊
柳梧桐之句不足肖其光霽摹其冲夷也華而不靡
廉而不劇跌宕而不佻激玉潤珠明規圓矩折杜子
之詩其杜子之人而是乎常讀君家少陵北征篇矣
子瞻謂忠義之氣與秋日爭高山谷亦謂其表裏風
雅卽退之之南山可以弗作而此詩不可廢通乎此

寧河縣志

卷之十三

紀載

四

詩之道思過半矣可以讀杜子之詩矣則欲觀杜子
之言者請卽自其詩始

問奇集小引

杜立德

言有近而多忽習焉而不解者偶于無意中爲有識
者所指未免介然起念學者每每如之所以古人辨
微析旨及一字一畫間動有深義非曰好爲是拘拘
也爲其廣所蘊也其蘊厚其詞美示諸鄉國可以洗
訛亦可以正俗上下古今耳目流覽之際何必提鉛
懷槩矢口卽是矣不然絳虹莫辨讀蹲鴟而以羊認

者豈好爲是遺譏乎哉斯集也原張洪陽所著先大父自南雍攜來爲顯吾李表伯所珍後仍證之家君雖近而易知之書間稍增續爲小笥要指輯先帙也亦展洪陽居士餘意弗敢忘所自云

論曰陸士衡論文分爲十體于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等各以四字括之而于紀載之文闕如楊用修欲補以序原始而要終記制器而尚象二語論者躋之矧一邑創造所繫都人士著作所存不有所紀其何以傳哉至于文章體製本同末異期于廣恕通方未必人盡韓柳也因稍拾而存之雖篇什近寡要不可任其廢墜云